五上开山岛

■丁 勇

国防纪事

得知王继才因病去世的消息，我惊呆了。

我们曾一起巡逻、一起烤火、一起流泪……不敢相信，那个体格健壮、一口灌云方言喊我“丁老弟”的老大哥，那个朴实憨厚、无怨无悔忠诚海防事业的老大哥，我再也见不到了。

和王继才结识是2010年底，那时我是原南京军区政治部《人民前线》报编辑，在副社长林强的带领下，第一次采访王继才夫妇。那个冬夜，夫妻俩把床让给我们住，他们则住在岛上的坑道里。

8年中，我五上开山岛，或随记者团、或随国旗班，或在过年、或在平时，见证着、感动着、记录着开山岛的变化，也看着王继才夫妇渐渐变老。

8年后，我在思念与泪水中，怀念那份纯朴的友谊，怀念我崇敬的老大哥。

我听到，开山岛在哭泣！

大家与小家

开山岛，位于黄海前哨，面积仅有两个足球场大，属江苏省灌云县。过去，这里驻有一个加强连。20世纪80年代中期，连队撤了。县人武部先后找了10多个人守岛，最长的只待了13天，皆因太苦而离开。

从此，26岁的王继才和24岁的王仕花一待就是32年。王继才曾说，在岛上最难熬的是寂寞，想找个吵架打架的对象都没有。王继才又说，最担心的是守岛后继无人，毕竟自己越来越老。

这32年，他们把对国家的忠诚写在开山岛，坚持升旗和巡逻，坚守正义和梦想。这32年，他们从普通民兵到“时代楷模”，享受着属于他们的最高荣誉。

“我觉得值！”第一次采访时，王继才字字铿锵。

第五次，王继才仍是那句话：“我有责任和义务守好，这是我的使命！”

守岛就是守家，国安才能家安。

对于“大家”，岁月流转，王继才夫妇做到了忠贞不渝——因浪大风急，无法下岛的王继才曾在岛上亲手为爱人接生；因无人值班，父母去世也未能见上最后一面；因守岛有责，夫妻俩32年来在春节离开孤岛与家人团聚的次数屈指可数……

对于“小家”，常年守岛，王继才无力顾及对儿女们的培养，夫妻俩心有愧疚地说：“幸好孩子们懂事……”大女儿王苏有了自己的家庭，儿子王志国进了部队，小女儿王帆也有了工作。

在“大家”与“小家”的对比中，“大家”从来都是王继才的主旋律。

坚守与离开

“总有一天，我会老得守不动了！”说这话时，王继才的眼里含着泪花。那是我第五次上岛。与第一次采访时相比，王继才夫妇的白头发更多了一些。

记得2011年国庆节，王继才夫妇参加“五星红旗——我为你骄傲”文艺晚会，面对主持人董卿的采访，王仕花一句“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只要老王身体好，我就陪他一起守下去”的朴实话语，击中亿万国人的爱国之心。

那么，还会守多久？

第一次采访时，王继才说暂时不需考虑这个问题。

第三次采访时，王继才说只要国家需要、只要身体允许，时间是没有期限的。

第四次采访时，是随国旗班几任班长送升旗台。王继才说他就是为岛而生，赶也赶不走。

第五次采访时，王继才说，最担心的是谁来接这个班。

是的，50多岁的人，常年在潮湿的海岛，再强壮的身体也会多病。

这两年，我与王继才时有电话联系，他说：“丁老弟，感觉身体大不如从前，真担心有一天病倒怎么办？”

夫妻俩都患上了风湿性关节炎和严重的湿疹。医生告诉他们，只有离岛才能根治。但为了守岛，夫妻俩不得不放弃治疗，病发时常常在夜里疼醒，只能互相敲打止疼。

随着年龄的增长和多年海风海水的侵蚀，王继才夫妇腿脚越来越没有以前灵便。他们所担心的，不是自己的身体，而是一旦无可奈何地离开，如果来个不安心工作的人，他们也不会安心。

真怨与真爱

提起孩子，王仕花的眼泪像断线的珠子，哗哗哗往下流。

大女儿王苏13岁那年，为照顾弟弟妹妹而辍学，过早挑起家庭重任。

“恨过父母吗？”我第一次采访时问道。王苏这么回答：“谈不上恨，但怨是肯定的。”那些年，王苏经常咬着自己的嘴唇说：“我怎么生在这样的家庭？”

虽然怨说在嘴上，但爱总体现在行动上。从11岁开始，父母需要的物资都是王苏送到码头，托渔船捎上开山岛，被称为“支前队长”。

平时女儿不在身边，对女儿关心少，王继才曾向王苏承诺，待她出嫁时，他一定回去为她办一场风风光光的婚礼。

可等到那一天，王继才还是坚持守岛、升旗、巡逻。

对父母守岛，王苏是最刻骨铭心的，她说那时候是“真怨”。后来，“开山岛夫妻哨”出名了，王继才夫妇常要出岛参加各种社会公益活动。此时，王继才总是一个电话打给王苏：“上岛来看一阵子。”女儿女婿就放下手中的活，赶到开山岛当替补民兵。

我第五次上岛的前几天，王继才夫妇又被请去做巡回报告，王苏和丈夫再一次上岛顶班。一周后，王继才回来，也顾不上休息，就检查起小岛的角角落落。

王苏跟我说，父亲攀爬一级级台阶已显吃力。看着父亲的背影，王苏心里一酸：父亲老了，背驼了，肩窄了，两腿已经在打战，灰白的头发在风中格外显眼。

她有些心疼，曾劝过父亲，守不动就上岸，她和爱人一起孝敬二老。

王继才最终也没有给女儿这个机会。

名誉与利益

前些年，随着媒体的宣传，王继才、王仕花夫妇的名气在全市、全省以及全国逐渐扩大。而在开山岛，我每次见到他们，总是那样平实、淡定、善良和执着。

被授予“时代楷模”荣誉称号后，他们从北京领奖回来，依然将证书、奖杯锁进柜子。王继才说，锁住这些荣誉就是锁住名利、欲望和浮躁，也把自己的心锁在了开山岛。

“我也出过洋相。”王继才坦言，在岛上待久了，当鲜花、掌声涌来时，他把持不住了。一次从省军区做报告回来，王继才和乡亲们大谈自己的光辉经历……王仕花当众狠狠掐了他一把，才让他清醒过来。

经历多了，王继才学会了平静看待荣誉，不管哨所和他本人头上的光环如何变化，岛就是他，他就是岛。

几次采访，王继才一次比一次有名气，但谈话间仍让我感觉到如自家大哥般亲切。

有一次，他在省军区做完报告，临上车时给我打了个电话：“丁老弟，我在南京汽车站准备回连云港了，跟你说一声！”“一起吃个饭吧，好久没见了！”我邀请他。他说：“都拿工资，省着点花，到燕尾港来喝，便宜多了！”

这几年，也有一些企业和单位到开山岛开展教育，提出捐钱给他们，王继才都是分文不收，他说只拿属于自己的那份工资和补助，能够维持生活就行。

前年国庆节，我准备组织女儿班里的同学到灌云县一所学校助学，计划再带孩子们到岛上接受国防教育。王继才在电话里说：“丁老弟，一晃一年没来了，还真想你啊！”后来他又问过一次上岛的事：“丁老弟，我给孩子们准备了好吃的，放心，花的自己的钱。”终因下雨等原因，未能如愿上岛，这也成了我永远的遗憾。

辛苦与幸福

我第一次上岛是在冬天，岛上比陆地要冷10℃以上。吃饭时，菜一会儿就要热一次；采访时，得烧着木头取暖；睡觉时，盖上好几床被子还觉得冷。

以岛为家的生活，堆积的是长期的孤寂与艰辛，难以想象这么多年两个人是怎么熬过来的。

王继才说：“过去喝的是苦酒，寂寞了、烦恼了就喝两杯，几根葱、一盘花生，把自己喝醉了就什么都不想了。那时，真苦。”

“现在不一样，生活条件好了不说，开山岛引起政府和社会的关注，解决好多生活难题，每顿饭还能炒两个菜，喝的是享受、是幸福。”王继才幸福地说，他还受到习主席的亲切接见，坐在习主席身边吃过饭。想到这些，他觉得什么苦都值得。

我每次上岛，都能见证生活条件的转变：生活工作的房间修葺一新，凹凸不平的水泥地铺上地板砖，墙壁重新粉刷；安装了太阳能发电系统，不仅可以看电视，还有专门的淋浴间；厨房用上了煤气罐、消毒柜和纯净水……

其实，常年守在那个远离陆地的小岛，即使有再好的生活条件，陪伴夫妇俩的依然是孤独。但王继才很知足。

记得第二次采访时，他拿出一包20多块钱的南京牌香烟：“丁老弟，抽一支，要是平时我都舍不得拿出来。”说完哈哈一笑。王继才珍藏的这两条烟，是政府的慰问品，来了客人，他才拿出来分几支。

其实，王继才以前不喝酒、也不抽烟。

王继才第一次上岛是1986年7月14日，人武部领导把他送上岛，留下6条玫瑰牌香烟和30瓶云山牌白酒。王继才夜里害怕，喝一口酒，抽两口烟，慢慢地，酒量大了，烟瘾也大了。

我再次上岛时，给他买了两条玉溪牌香烟，王继才说：“丁老弟，这太浪费，抽不了那么好的烟，三五块一包就行。”

王继才说，从苦到甜，变的是条件，不变的是责任。

他一直就是那个王继才。

可是，开山岛再也听不到他爽朗的笑声。

几次上岛采访，我都在思考同一个问题：到底是一种什么力量支撑他们守岛至今？

第五次采访，我见到了一身戎装的王志国，那一刻我豁然开朗。

夫妇俩曾告诉我，给儿子取名志国，就是“立志报国”之意。儿子成为一名军官，替他们实现了愿望。

无论哪一次采访，我都看到，王继才、王仕花夫妇升旗、巡岛、观天象、护航标、写日志……这些事重复做了32年，他们依然坚守初心：

一朝上岛，一生为国。

一瓣心香

铿锵军旅二十八

■陈公炎

1986年10月，以5分之差高考落榜的我，满怀憧憬跨进军营大门。当时部队提出科技强军的战略目标，在这样的浓厚氛围中，我在辛勤笔耕的同时，一有空闲就拿起课本复习功课。我的见报剪贴本日渐丰厚，第一年荣立三等功，第三年顺利参加军校招生考试，成为福州医高专的一名学员。

军校毕业，我被分配到作战部队当了一名军医。对新闻的酷爱使我这开处方的手老是“不务正业”，天天挑灯夜战“爬格子”。团政委很快把我要到团政治处帮忙，年底又去了师政治部宣传科。1994年初，破格由军医改行下了副连职干事的命令。

20世纪90年代初，海湾战争刚刚落幕，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样式吹响了世界各国新军事变革的号角。我军也不例外，高科技、新型军事人才等字眼不断出现，从上到下都在强调科技强军，强调干部“四化”。1994年上半年，我报名参加了中央党校法律专业本科班的函授学习。两年后，组织上安排我到连队当指导员。我与战士们吃住在一起，开展形式丰富的文化活动，并着重做好战士的思想工作。经过近一年努力，连队面貌焕然一新，被团里树为“先进连队”。

1997年1月，我被选调到集团军政治部干部处，分管接收地方大学生干部工作。大学生干部源源不断涌入军营，以学历高、知识面广、接受新事物快的优势在军队建设中发挥日益显著的作用。一种文凭和素质的危机感油然而生，在努力工作的同时，我不断给自己“充电”。

1999年，我借调到军区干部部工作后不久，军区就出台“全日制本科以上学历才能选调进军区机关工作”的规定，身边同事也不断变成一些年轻大学生干部。2001年，我回到原单位当了一名营教导员，并报名参加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最终取得法学学士学位。产生学历危机的干部远不止我一个，从2002年当宣传科长开始，我一直在部队负责组织军队自考，报名参考的人数一年比一年多，后来不得不控制数量。

尽管自己不断努力，但进入新世纪后，这种危机感又变成新的压力。特别是随着自己到基层任职，我明显感觉到人才战略已经成了新一轮军事变革的重要工程，“培养信息化人才、打赢信息化战争”已成为各级关注的重点，一批“4+1”、研究生干部已经开始在基层大量任职，在我营大学生干部比例就达到48%，并有3名研究生。我营换装那一年，那些陌生的器件、复杂的参数，让我这个“老政工”一时不知从何下手，而那些年轻的大学生干部却大多能很快进入情况，熟练驾驭新装备。在年底部队组织的科技练兵活动中，从信息化装备操作到网上攻防，多是大学生干部充当主力。我深深感到自己在信息化方面的差距。

之后，我被任命为政治部副主任，对这种差距的认识也更加清晰。一旦机关组织战术训练、网上对抗，在涉及网上标图、信息攻防等方面自己就感到有些吃力。而部队也正在悄悄地发生一些变化。提拔使用干部以往比较注重管理协调能力，后来更重视其综合素质，尤其是指挥技能、科技素质被摆上越来越重要的位置。基层大学生干部来自清华、北大等名牌院校以及“博士团长”“硕士政委”已不是什么新鲜事，兄弟单位打造的“百名人才方阵”，入选的都是一些硕士、博士研究生及留学生。这让人不得不感叹：只有具备较高的科技素质，才能适应信息时代的变革。2009年，我平职交流到省军区系统工作，后来担任某预备役部队政委，2015年转业到地方工作。

回顾自己28年多的军旅人生路，我深感自己是幸运的。虽然没能将军装一穿到老，但我亲历了几十年来军队人才建设一脉相承的战略转变，见证了祖国的繁荣和军队的强大。国以才兴，军以才强。“八一”军旗下聚集的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方阵，一定会越来越壮阔。一个英才辈出的新时代，正向我们走来！

短笛 新韵

梦回连队

■贺 荣

昨夜，我梦回连队。
朦胧的月色，
静静的营区，
见了别样亲切。
当年种下的杨桉树已长大成林，
如军人般昂首挺胸站成队列。
曾经在这里睡到半夜被叫醒，
月黑风高走向岗哨；
曾经从这里走向练兵场，
炼狱般的军训丰润我的胸膛；
曾经从这里走向抗洪抢险的战场，
昼夜守卫脆弱的江堤。
往事就是一段，
摔倒爬起、百炼成钢的历程。
我信步来到连队俱乐部，
这是政治文化活动的课堂。
思想在这里碰撞，
杂念在这里过滤，
灵魂在这里洗礼。
这里充盈了我最初贫瘠的思想，
注入了我革命军人的基因，
让我站立在信仰之上。
我多想再拥抱一下军营，
多想再回革命熔炉来一次煅烧！
在营区的最高处，
我默默地向年轻的战友们行军礼。
我走了，
魂却留在这里。
我的军营梦，
永远不会醒……

抗战浮雕

■荆升文

七十多年前的枪炮声
依旧在响
长江和黄河 巨浪滔天

每一缕目光都是
正义的利箭
每一声吼叫都是
充血的子弹

站在浮雕前 谁的骨骼
正在嘎嘎作响
那是我们——共和国的继承者
正在铜墙铁壁的序列中充电

用左手敬礼

■付克发

我是排雷兵
军人习惯称之为蹚雷兵

用血肉之躯
在雷区里摸爬滚打
在一次意外事件中失去右手
我不得不用左手敬礼
伤心的母亲

昏死的爱人泪水涟涟
你们不要伤心落泪
炸掉了一只手
还会长出千万只手
因为我的心里
只装着祖国和人民
缺了一只手
后面还有千万只手支撑着我
我一个人受伤不要紧
为的是千万个人不再流血牺牲
作为军人就得有两手准备
牺牲和奉献
责任和担当
军人是钢铁之躯
打不垮压不弯
我用肩膀扛起一轮太阳
我用左手托起一片希望

一头担着祖国
一头念着母亲
前面是哨所
后面是故乡
祖国和人民
我用左手致以崇高的敬礼

给人不一样的感动

——微电影《军娃，不一样的留守儿童》观后

■张新凯

微电影《军娃，不一样的留守儿童》，由火箭军某旅自主择业干部常伟英自编自导自演。它将镜头对准出生在双军人家庭的女孩枣儿，通过枣儿妈妈写信的方式，来讲述枣儿的童年生活。对12岁的枣儿来说，父母只是路过她的童年，而不是陪伴。也正是这种聚少离多、使命熏陶，锻造了军娃不一样的坚强。

细细品味影片中枣儿与爸爸捉迷藏的情节，令人深受触动。在军娃的成长中，爸爸妈妈似乎一直在跟他们玩捉迷藏游戏，时而突然出现，时而突然消失。哪怕生病了，军娃也只能在护士阿姨的怀抱里寻找一丝母爱的温暖。父母献身军营，小小年纪的军娃在本该享受宠爱和陪伴之时，却默默承受相思之苦。军娃的付出也是值得尊重的，我们在向军人致敬的同时，也应向可爱的军娃致敬！

枣儿对父母的想念与等待动人心弦。有一天枣儿放学后，看到穿军装的阿姨就一路尾随，因为她好久没有看到妈妈的身影，十分想念妈妈穿军装的样子……整部影片时间不长，却将镜头、场景赋予深刻的表达，情真意切，没有刻意渲染。枣儿出生后一直由姥姥照顾，虽然平时少了父母的陪伴，但坚忍不拔、吃苦耐劳的军人品质在她身上得到传承。

“我的爸爸是陆军”“我的爸爸是海军”“我的爸爸是空军”“我的爸爸是火箭军”“我是一个军娃”……当孩子们用稚嫩的声音自豪地亮出自己的身份时，笔者不禁泪眼婆娑。人生中，哪有比儿女更大的牵挂，只不过我们是军人，只好把爱先放下。尽管这部微电影在镜头捕捉、技术剪辑方面稍显青涩，但仍能引发共鸣。因为其中的每一个故事都来自真实生活，所有角色均由军人和军属本色出演，原汁原味地展现官兵风貌。

风儿轻轻刮，雨儿沙沙下，我那当兵的爸爸你在哪儿？爸爸在很远的祖国边防，爸爸在很苦的抗洪前线、爸爸在很险的救灾路上……影片的最后，枣儿一边弹奏钢琴一边含泪演唱的画面，把剧情再次推向高潮。枣儿的妈妈作为一名在部队工作25年的老兵，把青春和热血奉献给军营，她在片尾感慨地说：家有军娃，坚强长大，聚少离多，常打电话；童年路上，别怪爹妈，等到休假，陪你玩耍……

文化视界

峥嵘岁月（漆画） 杨耀斌作